歷史與空間

■ 馬承鈞

# 耄耋「文癡」

每個人都活在「歷史與空間」中。若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所有的空間都是民俗學，所有的民俗都在續寫並推動着歷史——這是筆者結識高天星先生後形成的思維。

日前高先生來電，約我參加一個關於「柴窯」的座談會。柴窯歷史揚名，是五代十國皇帝周世宗柴榮在鄭州創建的御窯，我不懂，但與高老一聚卻難得。翌日一早提起趕到鄭州大學，校門口佇立一人：灰色衣褲，頭戴布帽，手拎紙袋——正是高先生——他在等我吶！

高天星是鄭州大學資深教授，今年八十歲，豫南信陽人。1959年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執教，正逢國家第一次民間文化普查，他編著《中華諺語選》等書目，也對西北民歌「花兒」大感興趣。十年後他再度深入甘寧青調查民歌流傳，整理出回族民間經典長詩《尕豆妹與馬五哥》，入選高校教材及各大辭典。上世紀七十年代調入鄭州大學，講授文藝寫作、詩詞創作、文學理論、美學原理、文藝美學、民俗美學，帶文藝學研究生和博士生。厚重的中原歷史使高教授更看重人文，1992年他成立鄭大民俗文化研究所，開拓民俗文化流派和美學研究，引起學界矚目。出任鄭大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成教學院院長、《文科園地》雜誌主編。現任河南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副主席、河南省民俗學會會長、河南「非遺」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名列《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世界華人文藝家名錄》、《中國詩歌大辭典》、《世界優秀華人學者名典》等典籍。

穿過校園林蔭道，我們走進會議室。會尚未開，我倆先聊起來。我說：「您新出的《淮陽民俗文化》我已拜讀，很受教益！」高老呷口茶，緩聲道：「民俗是民眾創造、共享、傳承的生態文化，濃縮一個民族的智慧。中國民俗彰顯『樂生、樂活、樂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他說，民俗作為華夏民族在漫長歷史中形成並流傳的民間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母體，今天講文化自信、中國故事，「民俗學」不可或缺啊！他從包裡取出幾疊文件，說近日他一口氣調研了五六個省級申遺項目，全是關於民俗的。

久聞高老涉獵面極廣：他孜孜尋找「失去的年味」，將年夜飯、守歲、春聯、拜年等年俗文化提升到民族傳統的回歸；他高度關注宋學的起源與傳承，認為經歷18位帝王、300年歷史的宋文化是漢、唐之後文化史上又一高峰。近年他的主攻方向是研究民俗和「申遺」，中國二十四節氣申遺成功就有他的貢獻。我提起鄭州歷史文化名人列子來，他激動道：「列子是中國道教文化集大成者，其《愚公移山》、《杞人憂天》、《伯牙絕弦》等寓言涵義深遠、歷久彌新，列子傳說的申遺很有現實意義喔！」

2009年全國非遺普查後，高先生滿懷對傳統文化敬畏，著書立說、奔走呼號，赴各地普查指導，禮賢下士民俗傳人，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田野作業和課題研究。他力挺沁陽神農傳說、新鄭黃帝傳說、長葛葛天氏傳說、禹州大禹傳說、淇縣鬼谷子傳說、衛輝姜子牙傳說、漯河許慎傳說、中牟潘安傳說、鞏義河圖洛書傳說、南樂倉頡廟會、洛陽關公信俗和登封少林武功、溫縣太極拳、林縣紅旗渠等等數百個申遺項目，認定它們是我民族精神之瑰寶，許多已申遺成功，學界讚他是河南「非遺」第一功臣。他卻說：「中原在中國歷史上厥功甚偉，我只是做點推波助瀾工作而已。」

如今有人寫點文章、出兩本書，就大肆造勢，「著名作家」、「著名學者」頭銜滿天飛。我認識某人寫了幾則小故事，竟在媒體吹噓自己「當代著名寓言家、中國的安徒生」。著述等身的高老畢生低調、寧靜致遠，他出版《現代寫作學》、《公共關係學》、《新編大學語文》、《文苑審美錄》、《中華民俗節日文化》、《詩歌藝術美》、《老年文化學》和《數學王國千里馬》、《黃河兒女水經新篇》、《生活的美聲》、《愛的教育》、《美之頌》、《詩歌之美》、《新論語》、《璞篁齋詩詞》等三十餘部專著及大量論文，編導《少年司馬光》、《杜康村風情》等電視劇，榮膺「新鄭黃帝拜祖大典特殊貢獻獎」、「河南民間文藝終身成就獎」、「中國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個人」等殊榮，卻一貫視名利為身外物。

高老思路敏捷，夾雜豫南口音的普通話抑揚頓挫，如行雲流水，完全不像80歲老人。我問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吃得消？他笑答：「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好時期，要幹的事太多啦，我仍在不斷充電、與時俱進。人沒有累死的，只有懶死的，心懷夢想就不覺得累！」真乃醍醐灌頂，讓人更理解何為「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了！

■ 高天星教授作民俗演講。 作者提供

研討開始，大夥請高老先講，他擺手道：「瓷器是中華國粹，探討柴窯就是守望弘揚傳統文化。中原非遺項目眾多，每一個都很精彩。陶瓷我不內行，聽各位專家吧。」高老邊聽邊記，也不時插話，他說：當初為促成新鄭黃帝拜祖祭祀申遺，他數次走訪老農，聽一老農說出「三月三，拜軒轅」諺語，他心底一亮，經多方調查、田野作業，撰寫文本，「三月三，拜軒轅」終於躍升國家級拜祖大典！他披露：原先河南申遺沒有「黃河號子」，他堅信幾千年黃河文明一定有「號子」，他行走大河兩岸，終在傳承人協助下發現三種形態「黃河號子」，列入省級非遺名錄。他建議將「黃河號子」作為黃河旅遊新亮點傳唱，讓黃河文化活起來！

高老也有憂心事：「不少民俗傳承乏人，正在消失，歷史被割裂了，這是民族的悲哀！」2005年他在聯合國蘇州遺產保護大會上發表《民族文化之痛》長文，引起高層重視，至今反響強烈，推動了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國家視野。聽高老談話，真是一種享受，他滿腦子新思維、新理念、新韜略、新業態，他不忘初心、行穩致遠，願繼續為民俗和申遺鼓與呼。會中他接到兩通電話：一是杭州宋城集團老總請教申遺問題，二是市裡請他做「鄭州文化之美」主旨演講。

我很困惑：一位年逾八旬、桃李遍地、本該頤養天年的老學者，何來如此旺盛精力？他莞爾道：「有人說我傻、癡，中國走到今天，很需要有人『傻』和『癡』，否則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從何談起？習近平一直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嘞！」我感歎，送給他「耄耋文癡」四字，他微笑頷首。握別高老，筆者對文化和民俗有了全新的認知：文化，即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積累和流傳下來的精神財富；民俗，則是文化的原生態和「基本盤」，如此看來，高天星這位耄耋「文癡」的求索與奉獻，更令人敬慕有加矣！

高峰在前豎標杆，
天下民俗中國範。
星光輝映自信路，
好風伴君謀新篇！

書若蜉蝣

■ 葉 輝

# 譚恩美家族詛咒

關於《往事細說從頭》這本書，原本要以隨筆集或以電郵彙編的形式出版，譚恩美與哈爾彭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兩人在其他問題上，倒觀點一致；譚恩美說道：「你從來沒讓我寫回憶錄，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寫的。」哈爾彭就回答：「如果妳知道這會變成一本回憶錄，妳就不會寫了。這本書會是一個考驗，妳覺得妳最終會為寫這本書而感到後悔嗎？」

譚恩美於是說道：「你知道，這與後悔無關，一直以來，我不願意把一些東西公佈到公眾面前，任由他們解讀，我真的不喜歡那樣。那就像要摘下面具，脫掉衣服，聽人們說：『哦，我的天哪，這可不是虛構的』，人們會取笑你的思維方式，或者會說：『哦，那些太不值得一提了。』」由此可見，她的疑慮未免太多了。

從某種意義而言，譚恩美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才撰寫有關她的隨筆，那確是令讀者驚訝，她的小說通常關於中國母親和女兒，充滿家族傳說及半自傳素材，而她1989年的處女作《喜福會》在美國銷售近600萬冊，她的第二部小說《灶神的妻子》（The Kitchen God's Wife）講述一個加州華裔美國女孩，得知其母親從前黑暗而秘密的故事，此部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以她的家庭為原型。

其實譚恩美的過去歲月不乏戲劇化的素材，她大可輕鬆挖掘童年，復以傳統手法敘述往昔的生活狀況；話說她1952年生於加州一個中國移民家庭，她從小就害怕情緒不穩定的母親，已故母親黛西（Daisy）經常情緒低落、不穩定，以致多次威脅要自殺；有一次，她一家人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行駛之時，母親試圖從車中跳出去；就在她16歲那一年，母親揮舞一把菜刀，揚言要殺死她。

譚恩美14歲時，她的家庭遭受雙重悲劇：首先，她的哥哥彼得（Peter）患腦瘤，年僅16歲就去世了；就在不久之後，她的父親——電氣工程師及浸禮會牧師，也被診斷出患有腦瘤，就在彼得去世後不多久，她的父親亦離世了；故此，她的母親遂認定那是其家族受到詛咒。

譚恩美列舉出她成年後，所面對的連串考驗以及不幸事件：她28歲流產時，遂感到解脫和悲傷，乃至她1999年患上慢性萊姆病（Lyme disease）之後，所作出的一連串鬥爭，疾病擴散到她的大腦，引致癲癇發作，所產生奇怪的幻覺，就像法國畫家雷諾亞（Renoir）所創作的畫作，或者就像旋轉的里程表，她開始服用藥物以控制，發作時，就會感到頭暈，她由是擔心那會讓她寫出極其傷感的小說，皆因藥物的副作用最終慢慢減弱了。

如今《往事細說從頭》這本書快要出版了，譚恩美為此而感到非常不安，她擔心家庭成員可能會認為她玷污關於祖母的記憶，也對評論人士的反應感到恐懼。

她早已習慣別人批評她的小說，但此次可是更為可怕，亦更為個人化，她遂說道：「因為書中有太多未經修飾的東西呢。」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 高鐵暢掀歡樂匯

序：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十一月十八日簽署《合作安排》，共同推進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之通關程序相關工作。達至通車時可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目標。使之高效、省時、快捷、方便。實屬明智之舉，皆大歡喜。

銀軌伸蜒接翠嶺，
彩橋麗影江河媚。
列車飛馳神速快，
滿廂笑語喜相隨。
一地兩檢惠深港，
接連祖國暖心扉。
通商探親惜分秒，
高鐵暢掀歡樂匯。
晨聚香江歎茶點，
午賞鄂州昌魚鱠。
遊遍南北尤便捷，
根源華夏傳後輩。
溫煦維港日興旺，
西九龍站顯雄偉。
百舸逐浪新時代，
紫荊枝茂綻新蕾。

遊 蹤

■ 吳翼民

# 美韻潤秋

旅遊大巴剛開出城，車廂裡便隱隱約約響起了戲曲的哼唱聲。細聽之，前排有人在哼越劇，中排唱的是滬劇，後排分明是錫劇了，音不高，參差起伏的，甚是中聽。

這是一撥去蘇北鹽城參加江浙滬某戲苑組織的慶典活動的戲迷朋友們，滿滿當當一大客車大多數是老人，都打扮得山青水綠，都綻放着花樣的笑容，——哦哦，對了，本是重陽佳節嘛，菊花放了，芙蓉開了，楓葉紅了，車外是爛漫的花和葉，車內何嘗不是？都蓬勃着秋的豐盈、洋溢着秋的喜悅。

近年各地都湧現了大量的戲迷票友組織，有本地自願組織者，也有跨省網絡聯結者。前者有地域的局限，後者已經打破了地域的框架，網上結識並結合，在各自的家裡就着電腦聯網歌唱，通過視頻互相交流，互相欣賞，每年組織一到兩次聚會，——比方說這會兒江浙滬、包括安徽等地的票友就相約去鹽城匯聚，逢場作戲。我呢，懷着好奇的心情，應邀前往感受一番。我們這座城市參加某戲苑的票友就去了四五十人，愛好各曲種的都有，都唱得板眼精準，韻味十足哩。據說這只是一部分代表，每天坐在家裡交流演唱的戲苑會員遠不止這些呢。坐在大巴上，我一下有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聽說上海等地的戲苑票友也正坐着大巴向鹽城進發，也必是一輛輛載着戲曲美韻的汽車，在高爽的秋風裡，在濃郁的秋色中，是何等的開心！車輛行進着，各分散的演唱便匯成了集中的歌詠，好在有人有備而來，隨帶着簡易的音響伴奏，於是便來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演唱。一聽，都是高手哇，連我這個曾經專業搞藝術的文化人也不得不由衷擊節叫起好來。

到了鹽城鹽都區的一個名叫楊侍生態園的地兒，大傢伙飯後便泡起了溫泉，隨後在清爽精美的四合院養精蓄銳，晚上正式開唱，是那種邊吃邊唱，自娛自樂堂會式的演唱，還有黃酒和大閘蟹助興。恰逢十月生日的朋友還被請上台，生日蛋糕燭影搖紅，大廳裡《祝你生日快樂》歌聲響起，票友們以戲結緣，以戲連情，好不醉煞人也。我想，這正是國泰民安、社會和諧的寫照哩，——國家昌盛，人民幸福，老人快樂。快樂的老人賦心聲於曲韻，美了晚年啊。

老人沉浸於放聲歌唱是這些年來處處呈現的美麗風景。我多次到浙江農家樂度假，那裡每個度假的莊園都配備有音響設備，甚至還在青山綠水間架起了舞台。一到傍晚，歌聲戲曲聲把整個山鄉浸潤得一片豐美，原本從來不開「金口」的老人也忘情拿起了麥克風，一番渲洩，滿心愉悅，他們渾沒想到還有如此出彩的晚年！

在江南的諸多風景區，如無錫錫山惠山，除了處處有大媽的廣場舞，每天還有十餘處歌詠隊於綠樹蔭裡，於石旁泉畔，於曲廊水榭在唱着戲曲和歌曲，多半還有樂隊伴奏，一人領唱，眾人附和，誰走過路過，都會駐足欣賞一番，或者就加入到流動的聲浪中去，沐浴在這歌唱的聲浪中，不禁心馳神往；我留意到，連惠山腳下阿炳墓前也有人在表演着江南的戲曲哩，合着伴奏的琴韻，一招一式都挺中看，你來一段，我唱一曲，演唱者投入，觀賞者叫好，誰會忌諱這可是在一座墓前哪？竊以為不如此不能體現這是座民間音樂大師之墓哩。因之，我把錫山惠山叫作「歌樂山」，把阿炳墓叫做「喜墳」。阿炳如泉下有知，也一定會為同鄉後輩們之樂而樂也。

大自然秋色正濃，我們這一輩人也臨了人生之秋，以歌詠唱出我們的心聲，用美韻滋潤我們人生之秋，美哉！

古典瞬間

■ 唐寶民

# 就事論事

漢朝有個叫蓋勳的人，是漢陽郡的長史。他曾與涼州從事蘇正和在一起工作過，雙方因某些事產生分歧，因而結怨很深。

當時的武威太守依仗權勢、貪贓橫行，沒有人敢查處他。但蘇正和是一個很正直的官員，他搜集了武威太守的一些罪狀，呈報給了上級，要求對武威太守治罪。

當時的梁州刺史叫梁鵠，梁鵠接到蘇正和舉報武威太守的材料後，怕得罪武威太守，所以不敢向朝廷上報，而且，擔心舉報信事件敗露後，自己受到牽連，為了免除自己的責任，他便想找個理由把蘇正和殺掉。

於是，他便以此事詢問蓋勳，他以為蓋勳會同意自己的主意，結果蓋勳卻沒有同意，反而勸他不要殺掉蘇正和。這件事情傳開後，有好事的人就勸蓋勳說：「蘇正和與你有仇，現在梁鵠要殺他，你不正好趁機報仇了嗎？」

蓋勳回答說：「不能那麼做，謀劃殺掉賢良，這是不忠；乘人之危，這是不仁。」

事後，蘇正和了解了事情的經過，非常感動，他親自登門去拜謝蓋勳，打算與他捐棄前嫌、言歸於好，但蓋勳卻沒有給他開門、拒不接見他。後來，有人就此事問蓋勳：「你幫助了蘇正和，說明你已經原諒了他、不再怨恨他了，那你為什麼又不見他呢？」蓋勳回答說：「我只是就事論事，認為蘇正和不應該被殺掉，所以就幫助他說話。這與我是否怨恨他沒有什麼關係。我在幫他說話的時候，心裡仍然是怨恨他的。現在，我也還怨恨他，不想跟他和解、不想和他來往，所以就拒絕了他的求見。」

原來，蓋勳之所以幫助蘇正和說話，並不是他內心已經不再怨恨蘇正和，完全是出於一種公正的態度。

就事論事、不以內心的好惡去對待一個人，即使是內心怨恨一個人，也要以持平公正的態度幫助他說話，這就是人性的閃光點。

來 鴻

■ 翁秀美

# 藤

周末，去一個小小的公園，從生滿了鐵銹的台階下去，上面爬滿了爬山虎。台階邊，長長的青藤托着一片片嫩葉從階梯縫中探出頭來，牽衣掛縷，滿心歡悅地在風裡擺動，我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們在等待與歡迎經過的腳步吧。每走一步都與一個不同的生命相遇，青綠的藤，汁液飽滿，葉片上縱橫清晰的脈絡，滴滴滾動的露珠，一種美好安寧的情感隨之而生。二十來級佈滿藤葉的鐵台階，勝過大型開幕式上嘉賓走過的紅地毯。

藤有天生的纏繞性與依附性，柔婉，讓人憐惜。如橙黃色的菟絲子，莖細柔如絲，《古詩十九首》裡有：與君為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女蘿，就是松蘿，又叫金絲藤。古詩中常以此二種來比喻夫妻愛情。李白《古意》也說：君為女蘿草，妾作菟絲花。百丈托遠松，纏綿成一家。

藤若攀爬開來，連綿不斷，就很壯觀了。如遍佈窗台的月季，厚實地臥於柵欄與圍牆的凌霄花與炮仗花。有一種錦屏藤，紫紅色氣根如絲，千條萬條，細密如簾，如屏，恰似一簾幽夢。其實這個比喻用於紫藤更為貼切，當藤上綴滿紫色花兒，一片夢幻般的紫，令人目眩。青藤若是不纏樹，枉過一春又一春。藤在樹上纏繞，在牆面上攀爬，是一幅多麼動人的生長畫面。勒杜鵑的大枝條喜歡各種串門，有些彎向湖水，有些探向身邊的花木，當白色紫色的花兒從小樟樹和黃槐的枝丫間探出頭，很有雜花生樹的驚艷感。小區的大門，做成老樹的枝幹形狀，攀爬纏繞了密密的粗細不一的藤，直到樹頂。嫩葉嬌俏可喜，枯葉金黃燦爛。藤的莖與葉差不多將整個門樓覆蓋，與周圍樹木融為一體，極富自然情趣。

莫說生命依附他人是一種錯，那是植物下意識的本能。我喜歡它們一步步攀爬的模樣，卿本柔弱，若不攀爬，何以生存？也應謝過無數的高牆與大樹，給藤以生存的載體，向上的力量，給藤以燦爛的陽光和更廣闊的天地，讓藤歡歡喜喜，長葉，開花，度過一春一秋。自然界的生命，本無高低貴賤之分，且互相依靠，共同生長。你看苔花如米小，也如牡丹開。即使絕壁，也能倒掛青松。你看雜草叢中，是花依舊開，有花蜂蝶總會來。你看青青灌木，濕潤泥土，總是溫柔地接納落葉殘梗；你也能隨處看到，那些粗壯的高樹，蒼老的白牆，牆頭，有來去自如的小鳥；樹幹，有路過的螞蟻與蝸牛；而藤類朋友，立根在此，一旦攀援，便一路向上，榮辱與共，終生不離，直至萎去。這不屈不折的生命力量，讓大自然永遠生機無限，也帶給人無窮的動力與鼓舞。

紹興前觀巷的大乘弄，有徐渭的青藤書屋。進入大門，小小園林中，竹林芭蕉一片翠綠，一株有200多年歷史的青藤鬱鬱葱葱，勢如虯龍，正爬過高牆，伸向天空。徐渭畫作《墨葡萄》上的葡萄藤，借書法行筆，轉折頓挫，枝幹屈伸蟠結，扭曲堅勁。又潑墨為葉，濃淡中，葉片凌亂躍動，果實如拋擲似跳動。徐渭自負自己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他評點王羲之的書法：如壯士拔山，壅水絕流；作一橫畫，如千里橫雲；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

「萬歲枯藤」，這氣勢如何可擋！青藤，枯藤，各自美得有姿態、有風致。「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馬致遠小令《天淨沙》用簡單而信手拈來的28字，寫盡旅人漂泊孤獨，枯藤與老樹，瞬間開啟淒涼蕭瑟的自然情境。

曾經在陽台養過牽牛花。柔嫩的莖鬚觸到細細的防盜網，馬上攀爬上去。過幾天，藍色、紫色花兒綴於其上，早開晚謝。如此一天天。結籽了，籽落了，藤，枯了。半年過去，牽牛花的藤，攀登纏繞的姿勢依然不變，拉一拉，仍有勁道，柔弱中傳遞出無比堅韌之精神，每每仰視，總是心生震撼與敬佩。